公道娘子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公道娘子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揚州西山，有富翁葉姓名槐，業賈，胞弟葵，業儒，均承先人產。妻董氏尤內助，槐每與肆夥，會稽董輒於屏後較錙銖。然絕不市田畝、廣第宅，因未析居也。葵遊庠舉優，亦名下士，嗜聲色，重好友，有急難來告者，時盜公中財帛與之，鄉里稱為二善人，而兄則惡其所為，嫂尤甚焉。

會秋闈，兄勉與朱提三十金作川資。請益，不與。葵妻郝氏素賢，置酒內室，為良人作祖餞，唏噓曰：「君晦運未退，此去恐數奇，然無如何，宜早歸，毋浪費。不然，恐蘇季子為君之前車也。」葵笑頷之。晨起解纜風利，抵燕子磯，閒步江岸，見背山臨江一帶村落，頗饒畫意。青簾出樹杪，臨風動搖，知是酒舍。欲沽飲，入門則眾方縶一狐，酒氣醺醺，目瞑若昏睡。詢之，曰：「此物蹤跡詭甚，時竊飲，頃沉醉倒甕側，始就縛，將剝革補裘，償酒債耳。」葵意良不忍，急摸腰裹，得銀二兩，請易之，遂祝而後放。狐解縛頓醒，目耽耽視葵久之，竄竹徑中，遂杳。

明日抵金陵，賃寓廬，步通衢，見無賴輩假託欠官項賣妻子者，輒分資與之。友笑其迂，葵曰：「吾行吾心之所安，不計真贋也。」未入場，資已耗。試畢榜發，依然康了，貸友人金始回。兄嫂果白眼如妻言，而妻獨慰藉之良厚。董謂槐曰：「阿叔不才子耳。吾夫婦晝夜大辛苦，能為渠償無底壑耶？盍析居爨，聽若所為。」槐信之，憑戚屬等分書，自得十之九，以一歸葵，猶津津市恩。戚屬得槐賂，無一言，鄉里竊為不平。

乃挈妻另宅住。臨徙，入與兄辭。槐曰：「從今而後，吾弟好自為。富與貧，毋告阿兄也。」乃默對父母木主，灑淚去。然葵雖得一，猶五千金。遂修屋宇，置器具，日與風雅者遊，益以好義周急為事。後漸不支，又嗜酒得病，臥床伏枕，徒搏空拳而已。

生子一，名麟，穎敏嗜讀，貌亦溫婉。人瞷其貧，無與議婚者。幸妻郝氏賢，紡績度日，磚燈藥灶，晨夕經營，暇猶課子讀。明年，麟入泮，立意攻苦，冀博一第，為老親吐氣。獨居園內小樓，書聲常徹夜。鄰叟五更起，猶見樓上燈光熒熒。葵兄弟不通問訊者十年矣。槐兩鬢將斑，猶持籌權子母，得黃白，藏以甕，閉密室，私曰庫。生女一，行八，名萼仙，少於麟，未字也。

一夕，夫婦小飲醉臥，時褥暑，竹簟棕床，甫交睫，聞床下有窸窣聲，瞰之有光，一女子蛇伏，撚紙作燈，照蚊蟲。駭問之，不見。次夕又見。怒叱之，即拋磚擲瓦，舉家驚惶。董北人，知為狐，乃告槐，謂宜敬祀，可勿擾。夕果女子床下立，倚幾微笑，著白紗短汗衫，綠褲褶，足纖纖如筍芽。同詢曰：「卿仙人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既仙人，何匿吾床下？」曰：「奴豫產，無名字，前生與萼妹本手足，頃遠來相訪耳。」董呼萼起會晤，果歡喜如舊相識，遂請于萼房下榻。女大喜，願拜為螟蛉女。長萼一歲，眾呼為七姑娘。朝夕偕萼問起居，閑即刺繡，寡言笑，舉止大方，居然閨秀。

久之，眾忘其為狐矣。尤善卜生理，如女言必獲利。失物，如女言，必復得。畏見男子，雖門外五尺童，罕能睹其面者。婢嫗有微勞，必向二老索微資獎之。自云無一錢，衣屨與萼互著，雖舊敝，女衣之如盥且香。欲為易新衣，曰：「兒與萼妹了緣耳，渠嫁兒即去，敢久累耶？」以是老伉儷益深信之。使人誇于葵，聞甚駭，妻欲往閱，堅不許。麟雖樓上讀，亦微聞其異。一夕讀倦，口燥欲呼茗，聽機聲停，知父母就寢，街柝轉三更矣。猶夷間，聞扶梯有蓮屣微步聲，問伊誰？曰：「太夫人遣送茶果來。」視之，二八好女子也，亭亭如玉，不辨誰何。大驚，面失色。女啟櫻粲曰：「大郎不下樓，故不識耳，奴管家李嫂之猶女也，朝來看嬸，蒙夫人留住。嬸昨午灌菜圃，苔滑傾跌，至今骨酸痛，故遣奴來分勞。」麟思家本有李嫂，即亦不懼。飲其茶，清冽達心脾，意旋蕩，不能持。挽女頸戲之曰：「得卿為紅袖添香人，方不負此半窗明月。」女面赧微笑，收盒欲去。麟挽之曰：「卿知我猶童男否？」女曰：「誰辨郎真偽耶？」曰：「卿且辨之。」遂與狎。女曰：「郎固童男，奴亦處女，兩小葳蕤，幸勿狂暴。」偎傍入帷，于飛樂甚。麟復挑燈，抱女端詳曰：「李嫂髮蓬蓬，雞皮皺，何福得卿為猶女？小生雖貧，當破產購卿為良匹，死不憾也。」女推枕而起，笑曰：「郎明日問李嫂否？」曰：「容暗訪之。」曰：「咦，誤矣。妾與郎戲耳。郎以妾為誰？大伯家七姑娘也。若真僕婦女，郎又冠而歌朝雉，太夫人能遣乾柴近烈火耶？」麟駭詫，且以兄妹名分痛悔。女笑曰：「書癡何必爾？妾與郎有夙緣，其所以先詣渠，後詣郎者，亦良有故。如慎密，可永好耳。」雞唱，飄忽去。

由是靡夕不至，至必伴麟讀。自亦溺管，另燈為麟抄制藝，字跡明媚如其人。間亦攜酒肴，猜枚射覆為樂。床第之事，惟許一月三度。麟每坐愁歎，女詢之，以貧告。曰：「此何難？鬚眉男兒，直得愁阿堵物耶？」次夕攜鋤來，招麟剷蒼苔寸許，甕露，曰：「鏹滿焉。」

女去，告父母，掘之，數千金。嗣後，女所指掘必得。異之，女曰：「此天旌郎孝也，奴豈真如碧眼賈胡耶？」由是家暴富。一日葵病篤，醫術窮，麟下樓侍疾，女亦不至。因思古孝子有刲股救親者，迨向晨，偷至樓下，焚香告夭，解衣露刃，正欲割臂上肉，女忽至，掣刃擲地曰：「郎讀書人，亦效此愚孝耶？妾心碎矣！可惜我兩人未分明，難見翁姑耳。」麟急往告母，且述至富之由，益神其術。母恍然曰：「得婦如此，能以非類見棄耶？且七姑娘，仙人也，必能救而父。吾方欲香花供養之，何匿為？」言次，女已姍姍來，母急抱於懷曰：「兒，吾家福星也。」女拜母，母答拜。

袖出赤丹如豆，付麟曰：「可吮而度之。」少頃，腹震震若雷鳴，喉格格欲吐，吐寒痰碗許，疾若失。遂拜翁。問：「何術之神？」曰：「翁久貧，鬱甚矣。今暴富，心花怒放，塊壘動，故憊耳。此散鬱丹也。」適僕婦入，女急遁，附母耳畔小語曰：「母慎密，泄則兒去矣。」由是仍麟能見，他人不能見也。女自遇麟，蹀躞往來，而萼仙固無日不與女共餐眠。次年大比，麟與女別，殊戀戀，女饋遺甚厚，矮屋中所需者無不備。

麟去果捷，泥金報喜，女私以珠玉值萬金為賀。葵頓富，子又貴，兄奇之而不知其由，亦深悔從前之刻，意多致賀金以挽回之。及發銀篋蕩然。急視庫，則封志如故，而甕中皆去其半，大駭。統計所存，僅十之五。問女不承，疑之。鎮以茶米，加以符籙，而耗脫如故。既而微聞麟事，痛恨，急遣幹僕走江西，求天師。天師行符檄神將，復以事關恩怨不平，難於驅逐。僕哀之且獻重資，始遣法官齎符一往。而女在家已知之，笑曰：「我去易耳，何必費許多事。且我乳母已來帶我矣。」果有白髮媼領騾綱十餘頭來。媼入門，與女絮絮語，女盛妝入與二老告別，怒不語，女惟含笑，轉握萼手曰：「妹子倒好，吾不忍別。」解手上金釧贈之曰：「他日有難，可呼七姊姊，我自來救。」

匆匆出門，與媼各跨一騾，其餘皆若有重篋在背，腰幾折，鐸震震向西去。葵夫婦聞女同去，惋歎。麟更傷悼，議婚必卻。眾笑曰；「癡男子為狐婦守貞耶？」隨入都會試，行至黃河邊，將渡，忽帽內甚重。心異之，試語曰：「七妹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何不吾袖中匿？」已而，袖果重。渡畢，與麟同車，輿夫不能見。夜宿店，問女曰：

「自分不能見，卿竟來耶？」笑曰：「多少事未了耳。」抵京，試畢竟落第。麟悲感，方擬整裝同歸，忽吏部報單到門，蓋已捐授湖北某郡知府矣。詢女，女曰：「郎命宮只能得一科榜，猶翁積德所致。僕僕京華塵，徒尋煩惱，不若乘壯年作一太守，猶早得雞豚逮養耳。」曰：「五馬非兩萬金不可，豈易猝辦耶？」曰：「妾行時騾背上物，運此久矣，昨始遣人上兌耳。」益服其神。陛辭謝恩畢，回籍迎養，履任所。從此，玉容人皆見之。事翁姑至孝，相夫多政聲。晨起偶於後圃看芍藥，一老幕府謝公見之，詫容貌酷似其女娟娘。女故遲遲，瞻眺益真。若非兩婢侍側，幾誤呼為女。異之，告於葵。夕侍宴，葵轉告女，女唏噓再拜曰：「實告翁，兒即江干被縶者也。伯翁析不平，兒暗分之使平，既報大恩，又體天意。今事畢，兒亦從此辭矣。」一家驚挽之，倉猝遂杳。麟睹剩妝零釵，痛哭欲死。

葵急聘娟娘為媳，幸對新人如故人，稍可解免。萼仙自女去，即適同里程孝廉。偶難產幾絕，因憶女言，急解釧，擊而祝之曰：「七姊姊救我！」應聲墮一丹藥，服之，兒呱呱啼。視之，英物也。槐不知，是夕仍與妻詬詈女。忽覺房外有聲甚厲。走視之，壁上留書一行曰：「七姑娘諭癡翁媪知悉：分爾財與爾弟，一家人何彼此？我不過作公道人耳。再詈，當盡攫去無悔。某年月日。」槐見之大怖。及聞萼仙難產事，益驚。遂潔龕，立主祀之，題曰：「公道娘子之位。」葵夫婦八十卒于官，時麟已生三子，扶櫬歸，遂不仕。

槐夫婦亦相繼卒，麟以長子承重，厚葬之。三子皆貴，遂辟兩宅為一，題所居小樓曰：「仙雲如昨之樓。」每登樓獨酌，娟娘偶過談，猶驚起歡迓曰：「七妹來耶！」

懊儂氏曰：張公九世一堂，流風已遠。世人親骨未寒，析分遺產，強者吞，弱者死，走訴戚屬，意借季路一言，卒之隊引豺狼，利分鷸蚌，公道已難。更有控諸大府，意求王章之折斷，亦復木偶登堂，胥隸果腹，公道更難。勢必待妻子嗷嗷，貧無錐立而後已。地下父母，靈若有知，能不撫膺而痛哭也哉！若七姑娘者，感恩而來，報恩而去，分香判袂，留有餘不盡之情，又不僅僅乎公道已也。果有其人，則凡詠賊王之豆萁，當盡化為田家之荊樹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